

小酌

刘志坚

初冬时节，寒意乍侵，凉气不打招呼就往骨头缝里钻。

我非酒徒，医生也叮嘱戒烟少酒，可每到此时，总忍不住去储物间，翻出陈了许久的黄酒，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，是楼下老张送的。他家祖上从清末就开酿酒作坊，延绵至今，在坊间颇有口碑。子侄们孝敬他，他又转赠与我，并送了一套温酒器具，说老酒温着喝才地道。

温酒器是三件套：一为大肚小口的瓷壶，外壁绘有山水图案，可盛约半斤开水；二是瓷白色圆柱状的内胆，可装二两老酒，口沿呈倒圆锥形外翻，置于壶中严丝合缝；还有两个精巧的酒杯，恰好可以扣在内胆口上，浑然天成的密闭壶盖儿。我往瓷壶中注入大半壶开水，再把老酒慢慢倒进内胆，置于壶中，再盖上酒杯，任其慢慢温热，便开始弄下酒菜。

下酒菜不用复杂，清水炖豆腐便是首选。豆腐是菜市场北头王哥做的老豆腐，老派做法，压得紧实，切成小方块时，可以看见细密的小孔，不像另一个摊位的小媳妇，简直就是在卖水。豆腐置于清水之中，大火烧开，再小火慢炖。约莫二十分钟，豆腐便炖开了花儿，加点白胡椒、盐调味，再撒点碎碎的葱花，就成了。

舀一勺汤尝尝，鲜得很，是豆腐本身的豆香味。白的豆腐、绿的葱、浅黄的汤，盛在大海碗里，看着就舒服。连汤水带豆腐入口，软乎乎地在嘴里化开，再抿一口热乎乎的老酒，暖意便不慌不忙地从喉间一路热乎到胃里，再送到脏腑深处。骨缝里的寒气，便被缓缓地逼出来，化作鼻凹鬓角细密的汗珠……

偶尔兴起，我会做半只黄酒炖土鸡。鸡是乡下亲戚送的，从冰箱取出化冻，清洗干净后，剁成不大不小的块儿，放进铁锅里加冷水烧开，撇去浮沫，再放到砂锅里，加姜片、葱段，倒入开水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。等鸡肉炖得能戳进筷子时，顺着锅边儿淋入小半碗黄酒，酒液一进锅，香气立刻就变了，既有鸡肉的鲜美，又有黄酒的醇厚，盖着锅盖香味都能溢满斗室。

炖好的鸡肉捞起来，皮是浅褐色的，咬一口，嫩得冒汁水，连鸡骨头缝里都浸着酒香。汤要趁热喝，从舌尖热到脚底，连耳朵尖儿、脚趾头都是热的。这时再抿一口老酒，酒和汤的滋味混在一起，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。

前两天，老张来串门，我也是这么温的酒、炖的豆腐。他坐在小桌边，捧着酒盅说：“咱们这年纪，就图这点儿舒坦。”窗外的风刮得窗户呜呜响，屋里的灯光柔柔的，老酒在温酒器里冒着热气，豆腐在碗里飘着热气，我俩你一口我一口，酒没喝多少，话却聊了许多……

其实，我贪恋的从来不是老酒，而是这小酌的滋味。初冬天寒，老酒徐添，佐以咕嘟着的豆腐或鸡汤，再听一曲李少春先生的《大雪飘》，便是小日子里的大惬意。

人情账

王珉

早年，外婆家族的亲人多在海外，她独留国内，哺育五子，过着勤劳简朴的日子。她有一本传承好家风的人情账本，好奇心驱使我常偷偷拿起来仔细端详，里面记载的是她与别人礼尚往来的东西和数目。譬如，亲戚送几只鸡，朋友送几盒茶等。我问外婆：有必要记这么清吗？她说，年纪大，记性不好，人在社会上立足要讲信用，口碑是很重要的。古语“投之以桃报之以李”，记数字是提醒自己要还别人的情，更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记住别人帮多少忙，今后在能力范围内也帮助别人。

在外婆的言传身教下，我的叔叔，现任某单位负责人，也谨记“滴水之恩”的道理。叔叔曾在微信对我说：“你外婆说得对，人要懂得知足感恩。我这人不会在恩人如日中天的时候感激他，不去锦上添花。领导退休了，我有空常去看他，我能被提拔没有靠请客送礼，而是得益于他的赏识，所以我感恩！”

某次，外婆的朋友请她帮忙筹备婚礼，碰巧她高烧不退，但她坚称要去，如果不去，主人脸色不好看。外婆的表现，就像“小猪佩奇”的奶奶一样，喜欢收集旧物，帽子等心爱物品都不能丢。后来，朋友知道外婆的事，甚为感动，在朋友圈夸赞外婆特讲礼信。

外婆常教育我：社会不止黑和白，有些中间地带，比如包红包。亲戚家的孩子满月，外婆要请客，她只邀部分人。但许是外婆热心，平常包的红包又多，邻居得到消息不请自来。无规矩不成社会人，社会人讲究礼信。外婆口中的“社会人”，是有着广泛的人脉、有着礼数的人家。她用人情账本构建的交际圈，由内而外延伸，总会收获意外的温暖。

从毕业到工作，从校园走向社会，我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，便用心践行外婆的好家风，一点一滴感知世界。如今我明白，外婆的人情账本只是形式，关键是每个人心中要装着别人。她赋予了底层社会人某种庄重的意义，让人由衷钦佩她是位重要的小人物。

兜底

曲盈领

网上说亲人的离开是疼痛而又漫长的潮湿记忆，经历奶奶离世我才体会到，人生真的恍若大梦一场。当一个生命终止呼吸的那一刻，她的脑海里闪现的会是什么呢？是老家的远山炊烟，是记忆里那个年纪尚小的男孩，还是走马灯样的一个人生画面？

其实，我对奶奶没有什么特别厚重的感情，在听到她离去的时候，不是多么惨痛的崩溃，本能却是哀伤，脑子忽然想到时会有一瞬间的空白。奶奶很坚强，在和重症斗争的这么多日子，在她即将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，那是多么残忍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告别。

这一天或许是爸爸预料中的一天，又或许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猝不及防。生活的重压，逼着爸爸压下心中的哀伤，继续劳碌，继续生活。遇到事情，人们执着于振作，但爸爸，您可以短暂地喘口气，休息片刻，停一停步子，不必永远那样坚不可摧。或许可以允许自己停在这一刻的节奏里，默默伤心，再渐渐趋于平淡。

我无意安慰爸爸，也不知道怎样安慰，遇到任何困难他总说要给我兜底。他大概没发现，听到他的话我眼眶湿润，那种你的背后永远有人的踏实感，让人不得不触动。可是爸爸，又有谁给您兜底呢。我想跟您说，我永远爱您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努力成为那个能给您兜底的人。

乡愁

钟世霖

此刻，我坐在大学宿舍里，窗外是陌生的街景。这里的风里没有大海的咸腥，唯一相似的，就是空气里的那种雨后的潮湿。这才忽然发觉，我已经离开家乡近一百天了。

临走那天，箱子里给新同学带的家乡特产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些平时吃腻了的零食。可如今拆开密封袋，那股裹挟着海风与鱼虾的香气扑过来时，眼泪还是没忍住。原来我想念的从来不是特产本身，而是朝阳街里滋滋作响的烤炉，是咬下去时肉汁里混着的、属于渤海湾的鲜美。

西安的夜景很美，见过钟鼓楼的灯火辉煌，见过古城墙的轮廓壮阔，可我总忍不住想起烟台的海。想那小时候的夏天，一有时问就拉着爸爸妈妈去第一海水浴场，看退潮后沙滩上密密麻麻的小螃蟹，看傍晚时分渔船归港，天边挂着的落日像枚鸭蛋黄。那时觉得这样的风景随处可见，可如今我走遍西安的大街小巷，却找不到一片能让脚陷进去的细软沙滩，听不到海浪拍岸时，那如妈妈哼摇篮曲般的温柔声响。

前几天西安降温，我裹紧外套路过一家水果店，老板吆喝着“陕西苹果王，又大又甜”，我却想起家乡的红富士苹果。小时候，爸爸总会往家买一些苹果，咬下去脆脆的，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，带着烟台味儿的清冽。我本不爱吃苹果，但还是试着买了几个，吃起来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后来才明白，缺少的是那刻在骨子里的、属于胶东丘陵的山野味道。

我常常在深夜刷烟台文旅的抖音号，看着推送的养马岛、蓬莱阁、长岛的风景，看评论区里老乡们说着“今天又去海边赶海了”“刚去红利市场买了刚运来的海蛎子，蒸着吃鲜掉眉毛”，心里忽然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有点疼。我想念的，是站在烟台山灯塔上能望见的整片蔚蓝，是鲅鱼水饺里裹着的饱满鱼馅，是长岛村庄路边晒着的海带，是无论走多远，一提起“烟台”两个字，就能让我心头一暖的归属感。

西安的泡馍很香，肉夹馍很实在，可我还是会在某个瞬间，突然想吃一份海肠捞饭，馋一口虾酱饼，尝尝妈妈从文化路市场上买回来的热乎乎的菜饽饽。我知道，这些味道都深深藏在家乡的怀抱里，藏在黄海的风里，藏在每个烟台人的乡愁里。

离家越远，越懂“故乡”二字的分量。故乡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，把海的馈赠、山的滋养都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带着她的气息，在陌生的城市里闯荡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每当受了委屈，我就想回到你的身边——想再去逛逛渔人码头，想再去吹吹开发区的海风，想再站在大南山寿星石上，看看属于烟台的、不慌不忙的日落。

天气转凉了，不知道海边的栏杆是不是又挂着冰凌了，不知道所城里的红灯笼是不是还亮着，不知道那片我走了无数次的海边，有没有新的脚印覆盖旧的痕迹。家乡的人儿啊，请替我好好照看它们，照看这些我牵挂着的风景，照看这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。

